

冰女神弓

下

103

曹力群作品集

中国戏剧出版社



103

冰女神弓

下

曹力群作品集

◎中国戏剧出版社

目 录

下 册

第三十章	初入爱河·····	(587)
第三十一章	玉女离魂·····	(601)
第三十二章	恩师西法·····	(621)
第三十三章	谷中遇故人·····	(642)
第三十四章	天心庄内较真功·····	(659)
第三十五章	互较其技·····	(681)
第三十六章	神弓手怪叟·····	(701)
第三十七章	误生更深·····	(721)
第三十八章	亲人相认·····	(741)
第三十九章	又见檀郎·····	(762)
第四十章	决战白龙堆·····	(785)
第四十一章	十阵赌输赢·····	(802)
第四十二章	二女献绝艺·····	(822)
第四十三章	紫光死珠·····	(842)
第四十四章	遁世归隐·····	(862)

第三十章

初入爱河

艾天泽与龙九渊手下的人从楼上跑下来围住叶元涛，叫道：

“朋友，你是何来历，快把龙峡主放了。”

叶元涛仰天大笑，笑声非常刺耳，庄丁们纷纷后退，他笑声一停，道：

“为什么囚禁我的好友严慕陵，说！”艾天泽冷笑一声：“什么严慕陵，她是个女子，而且还是令狐楚楚的侍婢，她骗你呢，什么严慕陵，我们已经决定在明年清明，于白龙堆一战，一了恩怨。”

叶元涛闻言，大吃一惊，原来严慕陵就是一位风华绝代的佳人谢小红。他不禁苦笑了一下，遂担心起他的安危来。”

龙九洲道：

“我们已经决定了，彼此订于明年清明，在玉关外的白龙堆上，决一死战！”

叶元涛点头说道：

“好，就这样决定，等你们放下我好友等人之后，我就解去你所中‘缩骨抽筋截脉手法’！”

龙九渊闻言，向艾天泽苦笑说道：

“艾三弟，你命他们放下谢小红，公羊懋，并替谢小红拍开哑穴，给公羊懋服食解毒药物！”

艾天泽眼珠微转，摇头说道：

“这样不妥，我们不能对叶元涛过分信任！”

叶元涛怒道：

“你不信我，难道我就信你，这样僵持下去，却是怎样解决？”

艾天泽狞笑说道：

“我自有解决办法，你把我龙二哥带往盘龙峡外，我即把谢小红所化名的严慕陵放下，双方在盘龙峡口，同时换人，岂不彼此均可减除顾虑？”

叶元涛听完艾天泽所说，略为思忖，点说道：

“你这个办法不错，我在盘龙峡口等你！”

话完，抓起那位丝毫动弹不得，完全由人摆布的“秃顶苍龙”龙九渊，便往峡外走去！

龙九渊一般手下徒党，见主人宛如待宰羔羊般，被叶元涛抓在手中，自然投鼠忌器地，谁也不敢丝毫妄动！

“百臂殃神”艾天泽静待叶元涛离开“七曜璇玑坪”后，方眉头深蹙地，命人把困住，谢小红的囚笼，及网住“风雷神乞”公羊懋的巨网，从高竿顶端放下！

艾天泽双腿被废，对于谢小红恨毒入骨，虽因顾虑龙九渊生命安危，不得不把这深仇放却，但仍在暗中作了手脚！

他亲手替谢小红解除紧束四肢，及玉颈的五枚钢环之时，故意装作无心地，把谢小红颈后雪肤，用指甲略为割破见血！

艾天泽在指甲上先涂了慢性剧毒，照他计算，谢小红会

在离开盘龙峡后的四个时辰以内，即使毒发而死！

谢小红饥渴欲死，四肢又被钢环紧束得血脉失畅，麻木不仁，以致对于艾天泽用毒甲暗算自己之事，丝毫未有所发觉！

艾天泽因恐谢小红发怒对付自己，故在解除钢环之后，又把她点了晕穴！

“风雷神丐”公羊慤此时因中毒太深，业已奄奄一息，若非内功极好，仓促间运行真气，护住心头，早就归诸劫数！

艾天泽在喂食解药物之后，也依样画葫芦地，把“风雷神丐”公羊慤，与谢小红一般待遇，点了“晕穴”“哑穴”！

点了“晕穴”之故，是怕这受尽折辱，性情暴烈的“风雷神丐”，胡乱伤人！

点了“哑穴”之故，是不令公羊慤与谢小红，在龙九渊脱离对方掌握以前，与叶元涛互相说话！

因为直到如今，艾天泽仍存凶心，心想只要不使叶元涛知晓龙九渊身上那“天龙万动鞭”的厉害，未被夺去，则龙九渊所受“缩骨抽筋截脉法”，一告解除之后，便可施展这条奇绝兵刃，把叶元涛、公羊慤、谢小红等三人，一齐杀死泄愤！

他安排妥当之后，命人把“风雷神丐”公羊慤，及谢小红等二人，放上软床，抬往盘龙峡口！

叶元涛一见公羊慤与谢小红昏迷不醒的这般情状，不禁勃然大怒叫道：

“艾天泽，你有多大胆量敢把他们害得这般样儿？”

艾天泽狡辩道：“你这两位友好，并未受甚伤害，只是我

怕他们在峡中必怒生事，才点了‘晕穴’送来，难道你既有这高功力，却连‘晕穴’也不会解么？”

叶元涛闻言，看了艾天泽一眼说道：

“你把他们送下峡口，让我察看察看，倘若当真无伤，我就解除龙九渊所中的独门手法，放他回峡就是！”

这时双方均在盘龙峡口，就隔着叶元涛进峡之时，所击碎裂落的那块万斤大石，上下相对！

艾天泽一来知道叶元涛心高性直，不会食言，二来因自己在仇人谢小红身上做了手脚，遂也不要叶元涛先放龙九渊地，便命人把公羊懋与谢小红送到峡下！

叶元涛伸手替谢小红及公懋拍开“晕穴”，两人果然立即恢复知觉！

艾天泽见状，不等叶元涛向谢小红问话，便自向下高声叫道：

“叶元涛，少年人应最重守信，你还不赶快解去，“缩骨抽筋截脉”手法，放我龙二哥？”

叶元涛哈哈大笑，右手微挥，把位“秃顶苍龙”龙九渊夹背一掌，打得踉踉跄跄地，抢出几步！龙九渊略一运气，知道所中“缩骨抽筋截脉手法”已解，百穴四肢，均复原状！

他名居“世外八凶”之二，在这六盘山盘龙峡内，优闲啸傲，称霸西北，何曾受过如此折辱，不禁心中一惨，潸然泪落！

艾天泽站在峡口，向下叫道：

“龙二哥，今日之事，彼此平平，并未分胜负，你不必伤心愤慨，损的了英雄豪气，要记得还有条足以克敌复仇的

“天龙万劫鞭”呢！”

谢小红一听“天龙万劫鞭”之名，遂赶紧一手拉着叶元涛，一手拉着“风雷神丐”公羊懋，立展轻功，电驰而去！

龙九渊默然目送三人，隐去踪迹之后，方摇头长叹一声，纵身回转盘龙峡内。

艾天泽讶声问道：

“龙二哥，小弟业已对你提醒，你为何不取用带在身畔的“天龙万劫鞭”？”

龙九渊满面羞惭地，苦笑说道：

“艾三弟，不瞒你说，我对这叶元涛，确实已颇胆寒，因为此人不仅艺业高超，强过‘幽灵鬼女’阴素梅八妹，并且还体质特殊，不畏任何剧毒，他在‘须弥洞天’以内，连饮四杯毒酒，毫无反应，好像是喝茶水呢！”

艾天泽悚然失惊说道：

“连‘天龙万劫鞭’都制不了他，则白龙堆大会之上，我们岂非……”

龙九渊浓眉双挑，摇手截住了艾天泽的话头，厉声狂笑说道：

“艾三弟，你莫要发愁，如今距离来岁清明的白龙堆大会，尚有相当时日，我还可再费苦心，炼制一种专制叶无涛的厉害武器！”

艾天泽咬牙狞笑说道：

“我为了昨今日之耻，宁愿花半生积聚的所有资财，远出各方，搜购用物，炼制一颗威能震岳摧山的“紫光死珠”，除非那叶元涛的一身肉，能比金石坚硬，他便在白龙堆大会之

上，难逃劫数！”

艾天泽大喜说道：

“龙二哥你既会炼制‘紫光死珠’，何不早作准备？”

龙九渊叹道：

“紫光死珠之中所需的特殊猛烈炸药，材料产自异域，既难搜购，配制更属艰难，一不小心自己便有粉身碎骨之虑，何况已有一条‘天龙万劫鞭’其威力已足克制举世群豪，故而畏难，未曾预作炼制这‘紫光死珠’的准备，谁知今日竟会来了一个武功绝高，宗派莫测，并不畏任何剧毒的叶元涛呢？”

这“世外双凶”，一面缓步进峡，一面商量毒计之事，暂且不提，故事移转到叶元涛、谢小红，及“风雷神丐”公羊慤的身上！

叶元涛见谢小红听了艾天泽所说的“天龙万劫鞭”之语，便拉着自己电疾狂奔，不禁讶然问道：

“严兄，那‘天龙万劫鞭’是件什么东西，你为何一听之下，如此怯惧？”

谢小红足下毫不停留，口中则“啊啊”两声，表示“哑穴”未解！

这时已远离盘龙峡口，叶元涛不愿再跑，遂停住脚步，伸手替谢小红，及“风雷神丐”公羊慤，拍开“哑穴”！

谢小红因渴饿难耐，“哑穴”一解。先捧了山泉，畅饮解渴，然后又向公羊慤要了一些干粮，慢慢咀嚼！

叶元涛见她这等神情，不禁又觉怜惜，又觉好笑！

谢小红略解饥渴之后，为叶元涛引见公羊慤，并向他含笑说道：

“叶兄，请在此稍等，我和这位公羊老前辈，有几句私语要说。”

叶元涛虽有好多话儿，要向谢小红询问，但听她这样说法，却只得点应允。

谢小红拉着“风雷神丐”公羊慤走过一旁，把嵩山别后所有经过，详细叙述一遍。

公羊慤静静听完，朝叶元涛打量几眼，怪笑说道：

“谢姑娘，我老化子这次虽然死里逃生，留得一条老命，但为了我企图救你，均已把半世名头，丢在这六盘山盘龙峡内！”

谢小红满面感激神色，含笑说道：

“谢小红身受老前辈厚恩，有生之日，都报答不尽……”

公羊慤摇手怪笑说道：

“我不要你报答，只要你听从我一句话儿！”

谢小红嫣然笑道：

“老前辈有何金言！谢小红无不遵命！”

公羊慤又对叶元涛看了一眼，低声怪笑说道：

“我从你所说经过之中，听出这叶元涛虽然身负奇学，却又入世未深，是块尚需塑造正邪的浑金璞玉，故而我要你好好把他驾驭，千万莫使他误入歧途！”

谢小红失笑说道：

“老前辈要我驾驭他，他性情高傲绝伦，肯听我的话么？”

公羊慤怪笑说道：

“谢姑娘，叶元涛无论如何狂傲，但我觉得你却能使他被感化，足可驾驭他的神奇魔力，老花子还有事待办，不再夹

在你们年轻人中间惹厌，彼此且等来岁清明，在白龙堆上相见，我临别赠言，只是‘良材难得，佳婿难求’八个字儿，谢姑娘冰雪聪明，自行体会其中深意便了！”

话完，向叶元涛略打招呼，挥手示意，便即独自离去！

谢小红自然懂得“风雷神丐”公羊懋所说的“良材难得，佳婿难求”含意，不禁玉颊微红，娇羞难堪绝！

叶元涛恰在此时缓步走过，向谢小红含笑问道：

“严兄，你究竟是男人？还是女人？怎么‘秃顶苍龙’龙九渊在那长幡之上，把你写成‘蛇蝎美人’令狐楚楚的爱婢谢小红呢？”

谢小红已满面娇羞，听叶元涛这样一问，不由更觉连耳根都发热！

叶元涛“呀”了一声含笑说道：

“严兄，你大概真是女人？怎么连耳朵都羞得通红了呢？”

谢小红一赌气之下，索性摘去头上假发，现出了女孩儿最惹人怜爱的雾鬓结鬟，柳眉双扬，向叶元涛嗔声说道：

“对了，我是女人，我就是‘蛇蝎美人’令狐楚楚的爱婢谢小红，你便怎样？是不是从今以后，不再理我？”

谢小红一现少女本色，人比男装之时，更美了不少，何况绝代娇娃的佯嗔薄怒，风韵更足迷人，真把从未有与女孩接触经验的叶元涛，看得痴呆呆地双眼发直，根本忘了对方向自己说的什么话儿，只是茫茫地，连连点头！

谢小红这句“是不是从今以后，不再理我”话儿，本是一种撒娇意味，但决想不到所获得叶元涛的答复，竟是与她意料中完全相反的连连点头！

叶元涛这种点头动作，等于是说“从今以后，对于谢小红不再理会！”

像叶元涛这等英俊健美，而又身负盖世奇学的年轻人物，自然容易获得异性青睐，故而就算“风雷神丐”公羊懋临行之前，不曾有“良材难得，佳婿难求”之语，谢小红也早已对他青眼深重，芳心可可！

谁知满腔爱意，竟换来一阵令人心肠冰冷的无情点头，却叫谢小红不仅大失所望，脸上也觉得太挂不住了！

女孩的情绪变化极快，谢小红说话之时，还是似羞实喜的满面红霞，如今见了叶元涛用点头来对自己答复之后，脸上立即由红转白，如罩冰霜，并自一双极为惹人怜爱的妙目之中，垂落两行珠泪！

谢小红想不到叶元涛会对自己点头，叶元涛也想不到谢小红会对自己流泪。

他与武林人物争雄之际，虽然叱咤风云，举世罕敌！但处于这种儿女情场之中，他却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只好张口结舌地说道：

“谢……谢……谢……”

“谢”了半天，仍未“谢！出半句话儿，因为他连极简单“谢姑娘”三字称呼，都想不出来，竟几乎又对小红叫了一声谢兄。

谢小红见自己业已凄然落泪，叶元涛却无半句安慰之词，遂银牙一咬，霍然转身地疾奔而去！

叶元涛见状愕然，等他悟出谢小红是发怒离开自己，而赶紧追去之时，两人间距离，已在四十丈外！

谢小红一身轻功，在当世武林中，已可算得上是一流高手，如今更羞怒悲愤等情绪交集之下，拚命狂驰，自然快得宛如电掣风驰，便叶元涛不易追上！

叶元涛想不到谢小红竟跑得这般快捷，剑眉深蹙，施展出十二成功力，一连用了几式“壶公缩地”“蓬岛飞仙”等绝世身法，方算超出谢小红之前，猿臂双伸，拦住她的去路！

谢小红满面泪渍，螭首微低，咬牙疾驰，想不到叶元涛竟会凌空飞身抢到面前。

等她发现之时，业已收不住脚地，把娇躯撞在叶元涛的雄健胸膛之上！

叶元涛恐她再度躲开自己，遂乘机双臂一拢，把谢小红紧紧抱住！

温香入抱，软玉投怀，这种令人魂消骨蚀的奇妙感觉，更使那未经沧海，初识温柔的叶元涛的一颗心儿，在他雄健胸膛之内，不住腾腾乱跳！

谢小红事实上既挣不脱叶元涛的双臂，心情上更不愿挣脱，只是发自女孩家撒娇本能，把娇躯扭了两扭，便似受了无穷委屈地，泪如雨落！

叶元涛看她哭得好不可怜，又不敢放开手儿，加以抚慰，只急得也自目中含泪地惶然叫道：

“谢……谢……严兄，你为什么这样伤心？你若是再哭下去，我也要哭了！”

谢小红满脸通红地嗫嚅道：

“我已向你坦白，我是女人？”

你为什么还严兄、严兄的叫我：

“我……我……我口才太笨，又……又从来没和女……女人交过朋友，故而不知道怎样叫你。”

这几句老实无比的话儿，倒把谢小红听得忍俊不禁地，破涕为笑起来，白了叶元涛一眼，佯嗔说道：

“你真是个笨得可怜的大笨蛋！叫我的方法太多，可以叫‘谢小红’‘谢姑娘’‘小红’‘红妹’……喔不行，不行，‘小红’和‘红妹’，不许你叫！”

叶元涛虽然初历情场，但“情”之一字，却具有诱发当事人智慧，或迷惑当事人心神，正反两面的神奇魔力！叶元涛如是极为幸运地，获得正面魔力，使他突然变得知情识趣起来，向怀中的谢小红柔声笑道：

“我觉得叫你‘谢小红’似乎太不客气，‘谢姑娘’则太嫌生分，‘红妹’又有些肉麻，还是‘小红’最好！以后我就叫你‘小红’好么？”

谢小红听完话后，那张刚刚破涕为笑的美俏脸庞之上，又复转为悲戚地，幽幽垂泪说道：

“以后？我们之间还有什么以后？你不是表示以后不再理我了么？”

记得笔者曾于拙著“霹雳蔷薇”之中引述过一段“女人哭笑与现代战术有关”的轻松隽语！这段隽语是：“女人的笑是‘攻势’，哭是‘守势’，欲笑先哭，是敌前登陆，破涕为笑，是敌后迂回！必须弄到她啼笑皆非，才算是获得胜利，使对方全军覆没！”

话虽如此，但这种情场胜利，几乎比战场胜利还要艰难！许多自命高明的风流能手，往往都会在红粉将军一颦一笑的

攻守之间卸甲丢盔！叶元涛这等情海新雏，哪得不全军覆没，无法抵抗，向谢小红递上降书降表？

他见谢小红一双妙目之中，又已泪光涟涟，不禁莫名其妙地，苦笑着说道：

“小红，你怎么冤枉我呢？我什么时候向你表示过不再理你？”

谢小红噘着嘴儿，星眸微瞪，含泪说道：

“还敢怪我冤枉你么？我刚才问你是不是以后不再理我？你难道不曾连连点头？”

叶元涛这才恍然大悟，满口呼冤枉，苦笑着说道：

“我方才哪里听清你说些什么？只觉得你恢复女装以后，更好看了，遂在出神之下，胡里胡涂地点了点头，却怎么想到连点头都会出毛呢？”

谢小红听得“噗哧”一声，破涕为笑地，向叶元涛佯作娇嗔说道：

“你占够便宜没有？怎么还把我抱得这样紧紧地，不肯放开？”

叶元涛听得俊脸通红，耳根发热，但仍不肯放开谢小红，只是涎着脸儿向她傻笑说道：

“小红，我怕我放开手儿以后，你又要跑呢。”

这两句话儿，虽是傻话，但其中所含情意却颇真挚，听得谢小红芳心之内，颇觉安慰。她白了叶元涛一眼，失笑说道：

“大傻瓜，你既然不是不再理我，我又怎会跑呢？”

叶元涛闻言，只好满心舍不得地，把怀中所抱的这团温

香软玉放开，但仍拉着谢小红的一双纤手，含笑说道：

“小红，你不跑就好，你知不知你刚才那样急法，差点儿把我急死？”

谢小红一来因已对叶元涛芳心可可，深愿获得这样一位英雄夫婿！二来知道“风雷神丐”公羊懋的看法不错，叶元涛虽弄学绝机，却无甚心机，是块可任人雕琢的璞玉浑金！故而也不计较什么礼法，任凭他拉着自己的一双素手，不住亲热安抚，只是佯嗔说道：

“你急什么？你的武功比我高明多多，我就是想跑，也还不是被你一抓就抓到么？”

叶元涛目光中，自自然然地，流露出一片真情，摇了摇头，在谢小红娇靥之上，凝视不瞬，缓缓说道：

“小红，我不是怕你人跑！因为人跑，可以抓回来，心跑了，却到哪里去找？何况抓回来的，没有意思，一定要彼此心甘情愿地，才……”

谢小红想不到叶元涛居然说得出这几句使人听得甜甜蜜蜜的话来，不禁心中爱意频添，低声含笑问道：

“才什么？你怎么不说下去？”

叶元涛红着脸儿答道：

“这句话儿，我不会说。总之，从今以后，我不是不再理你，换句话儿，也就是请你不要离开我了。”

谢小红银牙微咬下唇，想了一想，目注叶元涛，与他同坐在大树桩上，正色问道：

“你当真想要我从今以后，不再和你离开？”

叶元涛神情诚恳地，点了点头答道：

“你可以把‘当真’两个字去掉，我向来心口如一，心里刚刚想完，就会从嘴里说出来！”

谢小红点头笑道：

“我相信你这种说法，但你可以猜猜我会不会答应你的要求？”

叶元涛连想都不想一下，便自断然答道：

“不用猜，一定会！”